

光明日报 出版社

X I N G   Z H E N   K E   Z H A N G



# 刑侦科长

傅渊 著



中国当代反腐小说

# 刑偵科長

傅 淵 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刑侦科长/傅渊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145-718-8/I

I. 刑…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340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850×1168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62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718-8/I

---

定价:26.80 元

## 内 容 简 介

公元一九九五年八月，青年刑事警官施召棠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梧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参加工作，从此开始了富于传奇色彩的刑侦生涯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报到的第一天，主管分配的黄副书记对施召棠等新来警官的人事安排，悄悄地揭开了梧泚市神秘面纱的一角，引起了施召棠的警觉与不安。在女友的毕业分配问题上，又使施召棠迅速介入了一起腐败事件里。苦闷中，女友的母亲又对施召棠施加了残酷的精神压力，使施召棠不得不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出人生中最痛苦的抉择。随着各项刑侦工作的深入开展，施召棠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聪明才智，抓逃犯、打走私、破大案、救人质，很快被提拔为探长，此后又身负枪伤、侦查到梧泚市腐败大案的重要线索，其个人力量甚至于竟涉入到政治的核心，直至被破格提拔为刑侦科长，继续面临许许多多未知的挑战。但是施召棠的内心世界却始终飘荡着挥之不去的阴霾，施召棠深深爱着自己的女友，却又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表哥表嫂在施召棠婚姻问题上的热心，给施召棠带来的只是无边的烦恼。在人性的种种懦弱与困惑当中痛苦挣扎的施召棠，最终是否和心爱的女友再到了一起、而施召棠深爱的女友又是否还会为施召棠保留着那份刻骨铭心的爱呢？……小说以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一批战斗在刑事执法与反腐败一线的英雄群像，通过对在主人公身上发生的灵与肉的撞击、义与利的较量等人生境遇的逼真描写，以及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热情讴歌了人性中的善与真。

## 目 录

## 第 一 章 ..... (1)

这天早晨,梧沁市公安局厚重的大铁皮拉门刚刚打开,一个小伙子就出现在那门卫张老头的面前,“我是今年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刑侦系的毕业生,我叫施召棠,今天来上班报到的。”听了这话,张老头仍然认真地朝门外四处看了看,确信只有他一个人,这才让他进来。

“农村娃子苦出身,苦出身能苦用功;用功方得才满腹……”熟悉的词调顿时让施召棠激动起来:“大爷,莫非您也是涸县人?”

## 第 二 章 ..... (5)

女把母亲的话字字记在心里,每个月亮满圆的晚上,便揣起一把锋利的匕首,等待那流星的出现。

老人顿时有了主意,暗暗点头,继而情不自禁地朗声说道:“好!好!爷爷就给你取名‘召棠’,施召棠!”

第三章 ..... (13)

说话间施召棠拿眼睛扫了扫李云丽,李云丽却假装没看见他,目光矜傲地向上撩着,施召棠知道这种家庭出身的女孩子是根本瞧不上眼像他这样的农村人的。但还是主动冲李云丽礼貌地点了点头。李云丽这才满足地看他一眼,算是打了招呼。

黄副书记就咽了两口唾沫,清清嗓子,开始讲。但黄副书记的话讲得有些散,条理性也很差,“呃”“啊”“哈”“是吧”等等官话赘词的出现频率和拖拽时间都达到了极限,虽然五个人的眼睛都在目不转睛地睁着,但实际上却只有一个人在认真努力地听。

第四章 ..... (20)

吃饭的时候施召棠还在惦记着全诗卉的分配,更被吴勇的话搅得心里烦烦乱乱的,便想那顶了吴勇的人到底是怎么个大来头呢?

下车后他拿出十元钱来递过去,那青年却说:“我不接受施舍,我只要我应得的两元钱。”态度平静而坚决。

第五章 ..... (29)

一直等到那车开出了院子,施召棠才回楼,而刚才俩人之间复杂的心理对抗活动,他这个刚出校门、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可就是根本没有丝毫察觉的。

晚饭后施召棠马上跑到街上,找了一个电话亭,给全诗卉家拨电话。电话响过四声后,那边全诗卉独有的甜

软的女声就传了过来。

## 第 六 章 ..... (38)

这时的姜三牛的脑袋已经成了一堆混在枕头瓢里的饺子馅儿了，糊满了厚厚粘血的斧子刃上兀自粘着姜三牛的半颗眼珠，黑白分明地睁着。

“对不起洪队长，是我错了。”施召棠连忙自我检讨。

## 第 七 章 ..... (44)

施召棠便在心里默想：原来她的骨骼都生得如此完美，看来美人不单是美在脸蛋身材，即便她们死后的遗骨战立在人们面前，也一样是美的。

等施召棠再次回身看时，那原本坐在柳树虬根上的老太婆却早已不知所踪，只有那株高大的柳树还在晚风中随意飘荡着枝条。再向周围的巷道里弄里望去，顿觉阴森迷离，鬼气弥漫，看不分明了。

## 第 八 章 ..... (65)

“憨蛋儿”的眼神就立马笔直，小脸就没了表情，喉结就本能地上下蠕动，过了好长一会儿才终因天性使然，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话……

施召棠知道父母是不忍心花掉百元的钞票的，这一元钱也总够给妈妈在集市上买二斤肉、给爸爸打一斤烧酒了，于是便把刚刚包好的信纸打开，将那十一元钱放进去，又在那信的下端附上一行小字，加重了语气，这才把信封封好。

## 第九章 ..... (87)

俩人这么一吵,全车的人都纷纷扭过头来看,姑娘就更加难堪,几次欲抽身离开,奈何众人挤得紧密,转身都难,便只恨这公交车的底盘上没有一个洞可以让她钻进去了。

“我那妈眼毒,棉麻的必定哄不了她,还是选一件晴纶的吧,这和羊毛衫更贴近些。”仝诗卉便不理睬施召棠,按照这件棉麻的式样在那晴纶的一堆儿里找出件相似的,装在盒子里。

## 第十章 ..... (96)

绳头一拉,葛婆子就醒了,没等张开眼睛就已开始呼天抢地一顿暴哭。

施召棠猛然一睁眼时,就看见了对面大柳树的虬根上正坐着那个老太婆,用阴鸷的眼睛直盯着自己说:“小伙子,我那天晚上说的没错吧?”

## 第十一章 ..... (105)

施召棠这才醒过神来,强笑着对她说:“纹得非常好,比以前更漂亮了!”

二姥爷也听清楚了,火车也就开得远了。施召棠却仍站在站台上,心里寥寥落落地一直把那火车看成一个小黑点,才转身出了站台。



## 第十二章 ..... (116)

“十·一”国庆节期间的工作安排真就按林胖子说的来了。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刑警支队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坐满了刑警。

审讯结束后，在林胖子办公室里，王力就对施召棠说：“施哥，你把抢省人大副主任的案子都给破了，这下你可要立大功了！”

## 第十三章 ..... (125)

顾择骏根本不听他说下去：“你就说今天能不能和我顾择骏喝一杯酒吧？”施召棠知道顾择骏这是在激他就范，慌乱中只好四外求援。

吴勇还想挽留，可施召棠已经出了门去，就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襟，刺鼻的酒味立刻熏得他恶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 第十四章 ..... (136)

赵秉昱听出了洪子健话里有话，~~疑~~疑惑地看了洪子健一眼，故作不知地说：“是呀，小亮~~死~~后就工作正式开展起来，再充分地锻炼锻炼。”

“我也是哩！”全诗卉把施召棠手拉过去，贴在脸上，施召棠的手上就马上沾染了全诗卉的眼泪。“小卉，你不要哭么！”施召棠说着，自己却早流下了泪来。

第十五章 ..... (150)

林胖子随眼看了看那盆中裹在一堆泡沫里的内裤和早被染红的盆水,并没怎么看分明,就说:“现在的东西质量太成问题,好端端的红衣服这一洗它就下色了!”一边说着瘦脚便已跨出了门外。

施召棠到这时才全明白,这下肠胃里可真就起了反应,连忙跑到洗手间里,把中午吃的东西一股脑全吐了出来。

第十六章 ..... (156)

施召棠把那片手帕大小的白色缎布打开来,见上面用暗针刺绣着两根挂叶的竹节,节叶上却印染了两三片红色的花瓣,鲜艳而又醒目。便不解地问全诗卉:“这是手帕么?竹叶上面又怎么有花开?”

于奋坦不一会就领回来六七个身材窈窕的小姐,让她们贴墙站成一排,然后对早已瞠目结舌的施召棠说:“召棠,你就挑一个自己中意的陪你喝吧!”

第十七章 ..... (169)

下午一上班,不明就里的施召棠就赶紧来了,来之前还没忘了换成便服,以免再因穿警服来给表哥增添象上次那样不必要的麻烦。

施召棠看她吃山楂的样子,直酸得自己的牙根里往外冒口水,心说这程玲玲这么爱吃山楂,可不正是个天生要做山里人媳妇的女人么?就偷偷地笑起来。

## 第十八章 ..... (178)

施召棠一会儿就把它打开了，定睛细看之下，不禁目瞪口呆：那黑色塑料袋里装的竟是满满一包成沓的百元钞票！

徐婉婷转念又一想，这个表弟始终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多半是因为不谙世故才会说出刚才那句话，这样对他反而有些冤枉了他了。

## 第十九章 ..... (196)

施召棠当下就跨上去，手捏离合器，脚尖一点档位，离合一松、油门一送，摩托车就“日——！”地一声窜了出去，绕楼一圈后又准确无误地在费处长的面前稳稳地停了下来。

施召棠听到爸爸在一边焦急得连续的咳嗽声，似乎能真切地感觉到他羸弱的胸腔里那已深度感染了肺叶剧烈收缩的促喘，知道两位老人是着急上火了。

## 第二十章 ..... (208)

随着灯光的突灭，施召棠便清醒过来，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却不想两个手腕已被程玲玲的双手紧紧抓住，摁在他头的上方动弹不得，就要呼喊时口已被程玲玲的红唇严实合缝地盖住。

吴勇就说：“反正这是好事的，这找车的事我立马就给你落实去，不过你怎不也让李云丽帮你找找啊？”

## 第二十一章 ..... (218)

于寡妇当时正坐在炕头上剪裕襟要给“憨蛋儿”做双冬天放羊穿的“棉花包”，却见自己的宝贝儿子突然灰头土脸地从城里回来了。

支走冯铁后于奋坦随着凌采荭进了一家普通的小饺子馆里，觅了个单间坐了，凌采荭象征性地要了三盘炒菜、一瓶啤酒，就对于奋坦吐露了实情。

## 第二十二章 ..... (226)

施召棠从门卫室一边出来，一边听到张老头在那屋里哼唱出的飘散着酒香的戏词：“觅得夜草吃肥马，攀龙附凤占鳌头！……”

施召棠真想冲那几个孩子喊让他们赶紧离开，因为他在车里已经真真切切地看见在她的上下身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连着的。

## 第二十三章 ..... (238)

两位老人却发现那相片中的新郎官怎么看都不大象是自己的儿子，眼神里就不免疑疑惑惑起来。

葛婆子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擦吧了两下老眼眼眶，果真见全诗卉已经好了，当下便连连答应着，颠颠儿地去找那孙阿姨去了。

## 第二十四章 ..... (244)

胡彪这下就急躁得不行,暗想自古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那执法的人要想多得多,不就得在这执法上作文章么?

在经过“晃三晃”处,老人家就跪在那里说:“儿子啊,你要泉下有知他日就索了那贪官的命去吧!”一头磕下去时,那独轮车便已然平稳稳地从“晃三晃”处过去了。

## 第二十五章 ..... (262)

邻居看得发呆,直到那三人走了半天了,才回过神来,“扑哧”一声给他跪下说:“我真是瞎了眼了,竟连自己身边住着个深藏不露的‘金手’都不知道……”

金老汉就在一天夜里自焚了那间破烂草屋,偷偷地领了大金、二金和三金躲往别处置业发达去了。

## 第二十六章 ..... (275)

当胥宝根的手枪也对准了施召棠时,施召棠已经稳健地将一颗愤怒的子弹准确无误地从胥宝根的右眼中打进他的脑袋里。

施召棠就说:“我看叫他‘警生’怎么样?警察的警,重生的生,你们看行吗?”

## 第二十七章 ..... (286)

四月中旬,黄修文、田贵俩人倒出的职位空缺拟任人

选的小道消息,就开始在公安系统内部如时进仲春的流风四外刮起。

见施召棠这么问,程何森就没好气地斥责他说:“还能是谁,他也是你弟弟!”

## 第二十八章 ..... (294)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却有两件非常相似的事情,还都能让施召棠给摊上。

施召棠一边开着车走,一边听见后面的那几个派出所的警察说:“看见没,真是英雄探长,就连交的朋友都那么非同凡响,都那么敢干!”

## 第二十九章 ..... (301)

渔民们就再不敢去河面上捕鱼,惊恐万状地呆在家里想象那些鱼儿被水蛇吞啮的惨状。

了脱的一番话超绝俗思,发人悟想,把个潜蒂芟听得连连点头,面颊微红:“了脱大师真不愧是深究佛理的大释!”

## 第三十章 ..... (314)

一听是这么回事,还没等施召棠表态,吴勇已经面露了惊喜,大声说:“有!”

柳益臣又将蛇蝎的销售差价款全部用于泚水河两岸渔民当年的生活补贴,并与渔民约定禁渔一年,以让泚河中的鱼类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

### 第三十一章 ..... (330)

施召棠脸上的表情就立刻凝固了，万分惊疑地问：“为什么？我什么时候想上户政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正骂着时，那边的程玲玲却忽然动了胎气，嗷嗷地一个劲喊疼，不一会儿额头上就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子来。

### 第三十二章 ..... (336)

冯铁就通过示意让除施召棠以外的所有人都离开了病房，又勉力地喘了几口气，这才开始说下去：“施哥，我……是个孤儿，我的真名……叫……”

对牟大夫来说，这自然又是一条生财之道，便也用上了心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这样里外算计，仅此一项便月入数千。

### 第三十三章 ..... (345)

王春桃却先不回答他，只将自己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掰算起来，算完后便又严厉了声色对施召棠说话。

施召棠根本没有办法躲闪，瞬息之间感觉从那竹竿中竟伸出了一只铁手，直插进自己大脑的深处。

### 第三十四章 ..... (359)

晁老头心里面也只认为是这个小顾客识得真手艺，便乐呵呵地将那钱收起来，说：“那我就把这多出的部分

给你留着，下次你来时我再继续给你剪！”

猛然间，施召棠的心中就象有一道霞光陡然照亮了整个黑蒙蒙的山谷，冰封的旷野上瞬间开遍了无数烂漫的春花，便情不自禁冲扑过去，泪流满面地跪下。

第三十五章 ..... (366)

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 第一章

公元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早晨。梧泚市公安局。

阳光明媚，熏风和煦，千楼生辉，万绿滴翠。方圆三十余里的梧泚市经昨夜一场透雨的浇洒，如被从头到脚整个洗了一遍，处处水水灵灵、溢彩流光，一派新意盎然的景致。尤其是刚刚建成使用的建筑雄伟的梧泚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在周边旧楼的衬托下愈加显得巍峨挺拔，卓尔不群，一面悬挂在正门上方的巨大的白钢警徽，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是奕奕发光，显得十分的庄严神圣。

七点半，曲背弓腰的门卫张老头刚从里面把封闭正门的大铁皮拉门打开，就见门外面早站着一个小伙子了。听到身后门响，小伙子连忙转过头来，礼貌地和张老头打招呼：“大爷您早！现在上班了？”

“啊，还有半小时呢。你是——”张老头疑惑地问，爬满褶皱的老脸上表情顿显紧张起来。

“我是今年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刑侦系的毕业生，我叫施召棠，今天来上班报到的。”

听了这话，张老头仍然认真地朝门外四处看了看，确信只有他一人，这才让他进来。

“噢，你是新来的毕业生啊。”张老头悬起来的心放松下来，“我还以为又是哪个上访的人来了呢。这门哪，得早开半小时，可信访处接待室的人八点钟以后才能来呢，真要是上访的，你说我一个糟老头子可咋办？”张老头前头走，施召棠在后面跟着进了大厅。